

笠仕金鑑二卷

〔清〕邵嗣宗撰

棟香齋叢書本

紀事

周公儀休相魯嗜魚一國爭市魚獻之休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

周董安子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上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安子曰此三者足矣

葉東雜著

笠仕金鑑上

河內

漢兒寬爲左內史勸農業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繩屬不絕課更以最

漢趙廣漢爲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鋒筈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廣

笠仕金鑑上

棟香齋叢書

邵嗣宗蔚田輯

曾孫廷烈謹校

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咸願爲用僵仆

無所避廣漢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間

里鉄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擿伏如神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爲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更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

婁東雜著 金鑑上

第一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勤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張堪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轍車布被囊而已

漢孔奮爲姑臧長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漢孔朔爲南陽長置水庭中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漢楊震遷東萊太守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子孫常疏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漢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婁東雜著 金鑑上

三

姦賊乃爲設酒甚歡太守喜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漢張良爲安定屬國郡尉羌蒙遺良馬二十匹金鏹八枚與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壞悉以還之真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漢韓韶爲贏長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廩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漢劉矩爲雍邱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

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漢仇香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子弟就學賑卹

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

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

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

婁東雜著

卷之三

四

漢杜畿爲河東太守務崇寬惠民有詞訟爲陳義理遣歸

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怨不敢訟勸耕桑謀畜收百姓

幽質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

魏胡質知荊州子威自京師定省質與絅一厄威曰大人

清白不審何得此絅質曰是俸祿之餘威乃受之

北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兗舊多刦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

縣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

次三俄頃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後爲

揚州刺史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崇勒兵泊城

上城不沒者二版將佐勸崇乘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而取愧

於王尊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

北魏房景伯爲東清河郡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

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

伯不忘舊惡相率出降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

其母崔氏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

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

婁東雜著

卷之三

五

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

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隋梁彥光爲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徙相州

風俗險陂好興謠訟彥光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

竄闕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點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隋辛公義爲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

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

廳事終不還問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

無德不能使人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

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遠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隋劉曠爲平鄉令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
獄中草滿庭可張羅

隋鄭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唐李朝隱爲長安令宦者閻興貴以事屬朝隱繫之獄
妻東雜著

唐王邱爲懷州刺史卒宗封泰山過懷邱餚奉之外一無他獻

唐崔汎爲魏州刺史卒宗封泰山過魏汎供帳無錦繡

唐崔鄼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民勞苦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唐柳仲郢爲京兆尹政嚴明出守河南以寬厚爲治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重養

唐馮仇爲醴泉令俗多囂猾仇著諭蒙書十四篇明忠孝

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令其傳習

唐元德秀爲魯山令時卒宗御樓酣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德秀惟遣樂工數

人連袂歌于焉帝聞而異之曰仁人之言哉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于薦于歌名
德秀所作

昌索民挽縛易于身引舟朴驚問易于日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無事可任其勞朴愧疾去

唐陽城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

妻東雜著

築仕金鑑上

七

謂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

唐張全義爲河南尹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

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山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

里責使助之

宋趙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啟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令錄事鞫之錄事嘗貸富民錢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掠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詆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

婁東雜著

卷之三

八

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究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

宋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

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主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斂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呈府府皆不以爲疑獨公以斂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貸此人死公固問之乃以實對公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問其自府中婁東雜著

卷之三

九

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宋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種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比者歲百萬匹公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茶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

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貨
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
子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
酒醉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
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七與子皆泣謝
而去服公明斷

宋薛奎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
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搖公鎮
婁東雜著 卷五十五 金鑑上

十

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中獨人愛且畏之以比
張詠而不苛

宋蔡齊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爲稅印爲姦利者已逾
十年蹤跡逋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
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
而不問潍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
化大行

宋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
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我豈以是爲私惠邪

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率從也 知開封府公
以爲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警如激水而
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
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忍爲惡
邪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宋韓億知洋州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子爲
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
盡奪其奩橐之富嫂姪訴於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
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
婁東雜著 卷五十五 金鑑上

十一

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郭醫爲證一
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郭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
如初

宋杜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
府行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
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
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 夏人
叛命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家不
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衍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

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涌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省費

十六七

宋吳育爲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蒙滑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

宋包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日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徙知端州州歲貢視前守綠貢率數十倍以

真東雜著

卷之三
金鑑上

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宋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解經至有要義懇懃爲諸生言其所

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 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

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其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宋范仲淹領浙西時吳中大饑殍殣枕路公發粟及募民

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

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

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宴然民不

流徙

真東雜著

卷之三
金鑑上

宋韓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

博文大器重之日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

宋歐陽修知開封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寛不至縱吏民

安之有以包公拯之政願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

宋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

當有術也

宋程子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莞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作縣時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願常愧此四
鑑仕金鑑上

婁東雜著

字

古

婁東雜著

鑑仕金鑑上

圭

宋張載爲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宋趙朴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朴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輒集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者朴盡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

宋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號公爲曾開門

宋王安石知鄆縣起陽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核嚴保伍邑人便之寧

新法皆本此然行於一邑則可行於天下則不可

宋呂公著典六郡每日五更起黎明聽訟以償弟爲政不

嚴而肅

宋曾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

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屬之虞前期諭屬

婁東雜著

鑑仕金鑑上

圭

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稽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質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不遣

人至縣縣母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宋范純仁知襄城縣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穀貯於佛寺中俟餕食時吾爲汝主糶衆買從命運賑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宋陳襄主浦城簿會邑缺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多

襄東雜著

金鑑上

去

襄東雜著

金鑑上

志

世族前後令罕能制敵蒙請託習以爲常公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原剖決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姦宿贓縮手喪氣先有詔郡邑典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不教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卽以十事便於民者干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公乃給之日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

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公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法出於小說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以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後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出旱有溉豐穰歲享

襄東雜著
金鑑上
朱朱子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閒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秦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饑公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徵及至則米已轉集公日釣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乾道四年民艱食公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

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無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二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明陳灌知寧國府時天下初定民乘詩書久灌建學舍延

婁東雜著 金鑑上

文

師選俊秀子弟受業教化治於遠近訪聞疾苦禁豪右兼并創戶帖以便稽民以暇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護瀕江田百姓咸賴有坐盜麥舟者論死數十人灌覆按

日舟自漂至而愚民罔取之非謀劫也坐其首一人餘悉減死

明方克勤知濟寧府墾荒區田爲九等以差等爲徵更不得爲姦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大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鉢密請之中書省得罷役視事三年鞭撻

不用戶口增數倍一郡餓足克勤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

明吳履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易履居數月摘發姦伏如老獄吏則皆大驚相率歛跡乃改崇寬大與民休息知縣

爲部民所冒捕之不獲怒盡繫其鄉隣履閭獄問故立釋之白曰犯公者一人其鄰何罪今繫者衆而捕未已急且有變奈何邑有淫祠每祀輒有蛇出戶民指爲神履縛巫責之沉神像於江淫祠遂絕 知灘州山東民

婁東雜著 金鑑上

文

常以牛羊代秋稅履與民計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輸粟便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陝西他縣民多破家離民獨完

明萬觀知嚴州府府東境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剽行

旅觀編十舟爲一甲令畫地巡警不匝月盜屏跡乃勵學校勸農桑奏減絨造以銀代絲稅民皆便之

明葉宗人知錢塘縣縣爲浙江省會徭重蒙有力往往攜黠吏得財役貧宗人令民自占甲乙書於冊以次簽役役乃均嘗視事有蛇升堵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寃邪

我爲爾理蛇卽出遣隸尾之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壅之也又嘗行江中有死人挂舟船推問則里人無賴子所沉者遂俱伏法邑人以爲神明按察使周新重宗人一日伺宗人出潛入其室見厨中惟銀魚脂一囊歎息去明廬熙以睢州同知攝府事會御史來清軍伍絕卽括見民充如此者千人照正其籍以數人應御史怒責熙格詔熙抗言睢戶僅滿千悉實伍將無睢又曷用守御史益怒然竟不能奪

婁東雜著

卷之三十一

辛

明李信圭知滑河縣縣瘠而衝官艘日相衝役夫動以千計前令請得沐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艱於衣食信圭請免其助役代輸滑河浮征三之二兩邑便之俗好發冢縱火信圭設教戒十三條令里民書於牌月朔望微戒之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之變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經絡日發民挽舟丁壯旣盡役及老稚妨廢農事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子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

婁東雜著

卷之三十二

壬

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所齋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八年又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汎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稚相携緣道乞食實可憐傷請自儀眞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帝亦從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澤明李驥知河南府境多盜驥爲設火甲一戶被盜一甲償之犯者大署其門曰盜賊之家又爲勸教文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遺郡有伊王府王數請囑不從中官及校卒虐民又爲驥所抑明李湘知東平州常祿外一無所取訓戒吏民若家人然城東有大村灞源出秦嶽雨潦輒爲民患奏發丁夫隄之州及所轄五邑地多荒蕪力督民墾闢公私皆實明趙豫知松江府時衛軍恣橫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然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貞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

明陳問知南昌縣居官清儉南昌人云豆腐知縣嘗知縣
豆腐香

明會泉謫汎水典史操行廉潔服官勤敏不以降謫故有
偷惰心躬督民闢荒土收穀麥伐材木備營繕通商賈
完逋責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有羨餘矣然後造舟楫置
棺椁贍民器用百姓婚喪不給者咸資之

明丁積知新會縣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撫豪屏跡
申洪武禮制參以朱子家禮擇耆老誨導百姓良家子
墮業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解說風俗大變民出
其東雜著

篆仕金鑑上

卷一

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
日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俗信巫鬼爲痛
毀淫祠旣而歲大旱築壇圭峯頂听夕伏壇下者八日
雨大澍而積遂得疾以卒

明田鐸知蓬州州東南有江洲八十二頃爲蒙石所據鐸
悉以還民建大小二十四橋又整三溪山以便行者御
史行部至蓬寂無訟者訝之已乃知無寃民也太息而去

明唐侃知永豐縣之官不携妻子獨與二童僕飯疏豆

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永豐俗刁訟尙鬼尤好俳優侃
禁止之

明湯紹恩知紹興府始至新學宮廣設社學歲大旱徒步
禱烈日中雨卽降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其
最稱永利者則爲三江閘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匯
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而入停沙而出天久不雨
則潮益深入而沙益積如邱陵遇霪潦則水爲沙阻不
能驟洩良田遂成巨浸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决則憂
旱歲苦修築無已紹恩遍行水道至三江之口見兩山
東東雜著

篆仕金鑑上

卷一

對峙水灌其中喜曰此下必有石根其於此建閘乎探
之果然遂興工先投以鐵迫蛟龍遠徙次填以石繼以
籠盛鷺屑沉之使鮪鯢不敢穿穴工未半屢爲潮所衝
不能就怨讐繁興紹恩不爲動禱於海神潮不至者累
日工遂竣脩五十餘尋爲閘二十有八於內爲備閘三
以防大閘之崩潰外兩涯則築石堤四百餘丈扼潮使
不爲閘患既成刻水則於柱石間俾後人相水勢以時
啟閉自是水田盡變爲沃壤三邑方數百里間無蒙水
患矣

明徐九思知句容縣始視事恂恂若不能俄有吏裏空牒
竊印者九思摘其姦論如法人人惴恐爲治於單赤務
加恩而御豪猾特嚴訟者挾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爲之
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歲祲穀湧貴
巡撫發倉穀數百石使平價糶而取值於官九思曰彼
糶者皆豪也貧民雖平價不能糶乃以時價糶其半還
直於官而以餘穀煮粥食餓者穀多則使稱力分負以
去其山谷遠者則就旁富人穀而官爲償之全活甚衆
嘗曰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獨租賜復第在吾曹酌
婣東雜著

金鑑上

丙

綏急而已

明曹祥知新昌縣矜直不可干請然洞坦無鉤拒訟片言

決挾至十止日且歸逐而婦耕間摘一二訟猾斥境外

省里中悉力備荒築堤禦溪水有糧礙水梗於豪祥立

決之作嫁程戒殺文豐注祠九載俗大變邑當孔道不

飾虧傳吏部郎應大猷稱祥嚴不苟辦不擾察不細廉

不節挫不折峻不激成不忘困不求循吏第一

明龐嵩應天通判進治中歲饑上官命督賑公粟竭貸
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萬七千餘人乃蠲積逋緩征徭

勤勞徠復業者又十萬餘人民苦役重力爲調劑凡優

免戶及寄居客戶詭稱官戶寄莊戶女戶神帛堂丘戶
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蘇江寧縣有二鄉頻遭水患居

民止存七戶嵩爲治堤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召貧民
佃之流移盡復屢剖免獄戚畹王濬舉人趙君寵占良

人妻殺人嵩皆置之法集諸生書院相與講習歲時單

騎行縣以壺漿自隨

明胡友信知順德縣歲賦率姦胥攬輸稍以所入陷長吏

謂之月錢友信與民約歲爲三限多寡皆自輸不取贏

婣東雜著

金鑑上

丙

閭里無妄費而公賦以充海寇竊發官軍往討部內烏

洲大洲賊所巢穴諸惡少爲賊耳目友信悉勾得之以

勁卒搗巢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

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餓死

無敢爲惡初友信慮民輕法壯以嚴後令行禁止更爲

寬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縣如家敝脩墮學學校城

池咸爲更新督課邑子弟教化興起

明朱邦臣知嶧縣大饑民嘯聚爲盜邦臣發廩賑之單騎
入撫衆感泣歸田知仙居縣時新受倭難及是又報至

民皆深入山或勸之去曰城亡吾亡分也率士民乘城四十晝夜僂傳城數里邦臣榜通衢以容兵四集急徵薪粟給餉又水際多設大筏疑賊賊遂奪筏渡蒼嶺去有賊百餘人境邦臣圍之賊饑出搏戰官軍佯敗遺乾糒置毒賊爭啖悉成擒未幾催租檄下民千人昇土還官譁於廷邦臣諭令散債尤黠者杖殺一人戍五十餘人

明張淳知永康縣吏民素多姦黠告罷七令淳至日夜閱案牘訟者數千人謂集剖決如流吏民大駭服巨盜廬婁東雜著

金仕金鑑上

卷

婁東雜著

金仕金鑑上

卷

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以屬淳淳刻期二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淳佯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督吏詐爲貞金繫獄者必入草十觔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堤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其俱倍史僅兩月耳民有睚眦嫌輒以人命訟淳驗無實卽坐之自是無訟訟者歲旱刦掠公行下令刦奪者死有奪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刦米者衆皆懾服

明陳幼學知確山縣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饉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覈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士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裁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司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調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爲災縣故土城卑且圯給饑民粟俾修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投牒者必入草十觔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堤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其俱倍於確山遷湖州府甫至卽撲殺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橫於郡中幼學將治敏置諸獄敏路貴人囑巡撫巡撫檄取親鞫幼學執不發檄愈亟幼學立杖殺之他姦蒙復論殺數十輩獨楊陞畏禍歛跡置

之已念已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幼學疾惡嚴於細民務安全之諸孝子節婦善人無不旌揚一郡大治霍

兩連月禾盡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饑民三十四萬有奇國朝于成龍爲武昌府同知行保甲法人居瘠窪之地必親自查驗簡與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有可疑之人不責十家舉保但書無保二字於其名下其踪跡叵測可知然亦不遽罪也呼其人論之曰汝自今以往要學好他日地方有事吾必罪及於汝往往多遠去者嘗出見貢販者買肉四五斤問之曰汝安用許多肉

妻東雜著 簡仕金鑑上
卷一
一
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節如此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清不能清則莫肯借莫肯借則無以爲生無以爲生則不能不爲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何可長也責之五板而去

國朝陳肇昌知寶雞縣催科不事敲撲委曲勸諭其極貧不能完舊逋者設法通融凡豆麥粟布雜物皆准收納或發工食或隨時糴賣民甚便之會府署圯例應各縣輪脩寶雞當役數千夫舊皆私派於里長吏書佐貳皆謂勢不得不然肇昌躊躇夜半躍然曰得之矣明晨點

欠糧貧戶充之准給糧票皆歡呼從事所費比里長僅什之二

國朝陸龍其知嘉定縣有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其僕奪賣薪者妻前令曲庇之至是賣薪者來控汪不能匿勒還賣薪者妻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公曰法爲怙終者設也人無不可自新何恐焉汪感泣改過大場鎮民有兄貧貸弟不應異物去弟賄巡檢司以盜報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爲遂痛懲之呼弟曰彼兄也乃以爲盜不弟也責之呼兄曰汝爲長不能自立陷弟不悌妻東雜著 簡仕金鑑上
卷一
一
亦責之咸感服而去有告子不孝者公自訟曰我德薄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父子俱泣乃遣之有富家欲重憲貧民署其牘曰富人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後富家懷德輸課獨先又金氏女幼孤育於舅氏陳生其族人販賣於旗下陳訟之令不能爲力也候其來取地方官印結卽捐俸入具文申請卒歸陳生其後練川遺愛碑云蒞政之初自朝至夕齊莊嚴肅言笑不以假人羣下望若神明然處事和平發言詳審人又服而愛之此公之嚴法度也四鼓而起簽書待旦

辰出理事或至日旰不食夜深而息規畫明發諸務事無留滯一義未安終夜不寐此公之勤政事也於催科初限悉進而命之曰錢糧者朝廷之國課爾民能急公身家快樂縣官亦得安逸有工夫行好事以加於百姓於爾非怨讐何苦日行杖責況一杖責必私與皂役杖錢若僱人代比又當與僱錢二者皆虛費而有欠糧受責之名何不省此以奏正數則爾我俱安從此四野響應此公之善催科也見百姓則告以民義之所當爲遇士子則勸勉學以希聖賢見農夫則勸力耕以供俯仰

婁東雜著

築仕金鑑上

三

值工作則告以精專遇商賈則告以平價公取與有宦家子得罪延其父堂上而撲之日我與爾父朋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有不肖不可不責此公之廣教化也禁酬賽及梨園此公之正風俗也練川故多妄訟公虛心詳慎民始不敢欺胥吏足跡不至村落此公之神聽斷也有人嫌婿貧而餽金求絕婿者公受之即以金予其婿曰婿不貧矣卒嫁之此公之絕苞苴也吳下文風日趨浮詭心術既已卑汚文字亦成靡濫公謂作文所以明理論文所以觀德故每與士子言無非此旨此公之

興士行也 知靈壽縣縣瘠貧公務與民休息自陳八欵一到任不用地方夫役公廡自行修葺以大義勸民急公不事敲撻火耗槩爲革除一知雜派之累民凡地方公事力請減省其不可減者捐脩一禁飭富鋪止許依律取息革一切無名牙稅一見健訟爲民害不輕准一詞每就其投告開譬以孝弟忠信講明鄉約消其舊習一嚴禁賭博清查保甲以杜盜源一訓誠諦生不得重文輕行一因地瘠民貧豐遭水旱故謹守治道清淨之意弊必去其太甚法多因其人情土俗不敢驟爲更張考衛水源流旋令疏濬以興水利見守道請免灰車灰車者火內所葬之灰例派畿內之邑役夫運出一云赴石灰廠運灰邑小至派五輛較大邑反多經年盤費約六七百金前令請免不得公再三力請監司卒不允至乞參罷以紓民力始許減二輛春賑饑有歛財演劇者切責爲首人以所歛財買米施粥定爲日期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欲質問者以次進接至午而散聞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爲單首謂其法甚良遂革里長以編審人丁缺額詳請參罷曰靈邑人丁舊額一

萬四千零四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且必求其稍
溢而後已故逃絕俱不敢除而摊派於現存之戶溝中
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加以屢
歲荒旱現在之民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賄所以民生
日蹙審編之際有雖逃而有着落可招撫者有雖亡而
有地產遺下卽量加於承受之人者有孩童而有產業
者及窮而垂斃者皆不准除而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刪
去之數若照舊攤派一點良心不肯自昧又曰縣官平
日不能撫綏以至戶口缺額聽候上臺處分靈壽連年
冀東雜著
筮仕金鑑上

被災他邑懼大吏駁勘匿不申報獨公力爲陳請屢攬

大吏怒不顧也嘗議覆均甲大畧謂均役之法江南錢
糧浩繁里甲多寡參差難於核算故均里均役誠爲善
政靈邑錢糧無多若行均甲之法必割彼補此不惟滋
擾反生弊端且民間交易無常數年過割依舊參差求
其畫一必費周旋又日均里均役大抵從行差不均豪
強包攬起見但行差有二其條鞭內之行差照畝科算
元無不均至額外之行差如軍需採辦一切例不准奏
銷者皆私派諸民名爲設法無礙不過掩耳盜鈴之計

此等州縣官不能行之於紳衿故包攬生而不均實甚
今百姓之苦只在私派有私派則有包攬如不能清私
派之源卽日易一法弊仍如故應令賦繁之地稽覈爲
難者聽行均役之法以便清查賦簡之地聽其仍舊以
省紛擾而嚴查包攬禁止濫派又以房地稅每不及額
分派里下詳請量減一宦家失盜吏白申文不當用強
却字公不欲隱忍含糊竟以刦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
吏痛責公不爲勤未幾獲盜將成獄矣大中丞命改爲
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公宜以誠去官卒不改郡守囑失
冀東雜著
筮仕金鑑上

主游移其詞乃取盜之巨熬杖斃之公惻然謂盜有可
殺之罪而殺之不以其法其剛毅如此井陘縣蒼巖山

俗傳爲天女修道之所土人於春時聚衆斂財製紙山
坐神像其上謂之駕昇至山焚之時爲首者乃一隸公
令昇入焚於庭罰所斂財修馬神廟因禁止進香庚午
春奉 命賑饑靈邑發銀三千兩公日裏糧馳驅深山
窮谷無所不到審其衆寡而酌給焉吏胥不敢侵冒時
刺史約以二千金及民其餘繳上官爲勘荒費公以此
銀乃加惠窮黎者有司扣作虛費是上負朝廷下欺百

姓也竟盡數給發鄰邑有已散而復追者公毅然不爲

動

篆仕金鑑下

棣香齋叢書

邵嗣宗蔚田輯

曾孫廷烈謹校

紀言

周國儒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周諺義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鹯之逐鳥雀也漢鼴錯曰奉法令不容私

漢章帝曰安靜之吏悃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漢班固曰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婁東雜著

篆仕金鑑下

一

漢傅翹曰爲吏惟勤而清潔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宋張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謂李政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於

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

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縣令卷舒休戚係

宋杜衍謂門生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蘊晦之長吏夫良二千石今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耳 又曰作官第一要清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宋邵雍曰新法行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宋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知稽古愛民則於爲政也何有 職事不可以巧免 欲

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

婁東雜著 卷之三 金鑑下

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臨民在使民各得輸其情御吏在正已以格物

宋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或勸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

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人繼

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宋張子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上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爲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宋汪澈曰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

婁東雜著 卷之三 金鑑下

金世宗曰賞罰不濫便是寬政

宋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

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厯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鄉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 孝悌忠信人倫日用閒事

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不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 國子司業學官尙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母以利爲心 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个人都不理會 開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 無根之訟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裏東雜著

築仕金鑑下

四

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前輩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倣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仕宦須是有勞通厯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卽勾之未了須理會敎了方不廢事 近有爲鄉邑者沈接部內土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爲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

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情戲諉之時故其政不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破之患聖人說莫東雜著

築仕金鑑下

五

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平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舊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今人說輕刑者只是見所犯之人爲

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刦盜殺人者人多

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

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

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之法家惑於罪過報

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天使無罪者不得直而

有罪者得倅免是乃所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

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

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

莫東雜著

卷之三下

六

多爲可出之途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

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賄

者耳何欽恤之有

宋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

教化

宋張九成曰此身苟一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

宋陸九淵曰簿書日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故於

錢穀事綜核不遺

明曹端曰古人云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

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

明呂柟曰今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爲神空罔圓以爲靜遏

告訴以爲威習左右以爲察委屬吏以爲體納請謁以

爲通久淹禁以爲慎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又

曰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薄書而不

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

知行阡陌官是以目選而民是以目敝

明呂坤曰居官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與皂儻能笑

人不可不慎也自家官靠着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

婁東雜著

卷之三下

七

根脚挺身自拔此縉紳第一恥事若鐵錚錚底做將去

任他如何亦有不顛躡僵仆時縱教顛躡僵仆也無可

奈何自是照管不得以林臯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

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

負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近日居官動說舊規彼相

沿以來不便於己者悉去之便於己者悉存之如此舊

規百世不變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

悉修舉之有害於民者悉埽除之豈不是居官真正道

理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
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纔說做官
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 哪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的
穿這一匹帛是何人織染的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
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暖之休息作者之勞享
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
喜奉承是箇惡障此居要路者之大戒 居官念頭有
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
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
冀東雜著 筮仕金鑑下

人

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
以得失而奪也只沒箇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
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士君子到一箇地位就理會一
箇地位底職分無逆料時之久暫而苟且其行無期必
人之用否而忿忽其心入門就心安志定爲久遠之計
即使不久於此而一日在官一日盡職豈容一日苟祿
尸位哉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寬
仁 著令甲者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碍最
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
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權 有一
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
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
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善用威者不輕
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
箇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
本然職分遂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
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
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
冀東雜著 筮仕金鑑下

強得以橫恣貧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實政廢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與人共事當公人已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託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頃過化

婁東雜著

卷下

十

手段否奈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貼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事有不關利國安民者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爲爲政之道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立科條發號令寧寬此只要真實行永久行若法極精密而督責不嚴綜核不至總

歸虛彌反增煩擾簿書所以防姦也簿書愈多而姦愈黠千冊萬簿何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有識者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聽訟之時心不虛平色態纔有所著中証便有趨向況以詞示之意乎當官先要慎之

國朝趙繼鼎曰做官如做文要反覆思維立心爲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寧失官無負心苟負心以全官獨不爲子孫計乎官不可不清能清矣又不可做清而做取禍之道也士人初入官不能知錢穀之數勢不能

婁東雜著

卷下

十一

不需人彼習知錢穀者未必能守道義胥吏與之關說雖知差謬不肯舉據若過於防閑又非用人莫疑之道故平時算法亦不可不學徵糧設立胥差此大弊也胥差必包攬侵蝕臨比支吾積久便苟爲逃戶官府無從辨其逃不逃也某在公安時凡稱業戶逃絕者喚佃戶至堂上責其完納卽以所領之田官爲立契與之無幾時業戶皆自出凡受詞訟必召而勸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盡明胥吏之不能不索詐與其受辱於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爲愈良吏欲息訟則姦民必越訴

某在公安凡越訴者臨起解時先令當堂具詞受而審之責其曲而越訴者然後起解然後人無敢越今之縣令惟有逃人盜案最易詫誤故必嚴保甲保印苟嚴凡本地人之出與異鄉人之至者皆有稽查則姦人自無所容庶可無二者之患紳衿賢否不一優禮其賢者可以激勵其不賢者

國朝陳肇昌曰做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原牌有號而催牌無號迨註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銷姦胥便因之有恐嚇鄉愚之患

婁東雜著

金鑑下

士

國朝陸確其曰寬者德教之謂非德教而但言寬豈聖賢所謂寬耶居官之道衙役待之當極嚴又當體其仰事俯育之情